

游仙窟
作序跋的著作选辑

游
仙
窟

上海书店
张 文 成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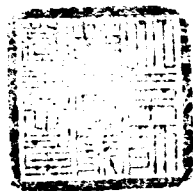


游仙窟

懸古玄同題



1040700



校點者 川 島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

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

遊仙窟一冊實價四角

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，是舊鈔本，藏于昌平學；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。文成者，張鷟之字；題署著字，古人亦常有，如晉常璩撰華陽國志，其一卷亦云常道將集矣。張鷟，深州陸渾人；兩唐書皆附見張薦傳，云以調露初登進士第，為岐王府參軍，屢試皆甲科，大有文譽，調長安尉遷鴻臚丞。證聖中，天官劉奇以為御史；性躁下，儻蕩無檢，姚崇尤惡之；開元初，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，貶嶺南，旋得內徙，終司門員外郎。順宗實錄亦謂鷟博學工文詞，七登文學科。大唐新語則云，後轉洛陽尉，故有詠燕詩，其末章云，變石身猶重，銜泥力尚微，從來赴甲第，兩起一雙飛。時人無不諷詠。唐書雖稱其文下筆立成，大

行一時，後進莫不傳記，日本新羅使至，必出金寶購之，而又皆為浮豔少理致，論者亦率詆誚無穢。鷲書之傳于今者，尚有朝野僉載及龍筋鳳髓判，誠亦多詆誚浮豔之辭。游仙窟為傳奇，又多俳調，故史志皆不載；清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，始著于錄，而貶之一如唐書之言。日本則初頗珍秘，以為異書；嘗有注，似亦唐時人作。河世寧曾取其中之詩十餘首入全唐詩逸，鮑氏刊之知不足齋叢書中；今矛塵將具印之，而全文始復歸華土。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詠，時語如賺聒嬰嫫，可資博識；即其始以駢麗之語作傳奇，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，亦為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。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七日，魯廷識。

遊仙窟

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書云：『導河積石，至于龍門。』卽此山是也。

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運命之迍邐，歎鄉關之渺邈。張騫古迹，十萬里之波濤，伯禹遺蹤，二千年之坂

墮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，高嶺橫天，刀削岡巒之勢。煙霞子細，泉石分明，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見，耳所不聞。

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險峻非常：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傳云：「此是神仙窟也；人踪罕及，鳥路纔通，每有香菓瓊枝，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」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輕舟。身體若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

忽至松柏巖，桃華澗：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。余乃問曰：

「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；賜惠交情，幸垂聽許！」

女子答曰：「兒家堂舍賤陋，供給單疎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」

余答曰：「下官是客，觸事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爲幸甚。」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余問曰：

「此誰家舍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」

余問曰：「崔女郎何人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華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荏苒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宋玉，見則愁生，絳樹青琴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。弱體輕

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」

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裏調箏之聲；僕因詠曰：

「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絃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爲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就天。」

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：「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；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」

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。余則詠曰：

「斂笑偷殘鬢，含羞露半脣，一眉猶叵耐，雙眼定傷人。」
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「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，
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！」

于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徒倚，無便披陳。彼
誠既有來意，此間何能不答！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

「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
下。彈鶴琴於蜀郡，飽見文君，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
弄玉。雖復贈蘭解珮，未甚關懷，合香橫陳，何曾慚

意！昔日雙眠，恆嫌夜短，今宵獨臥，實怨更長。一
種天公，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，近聽
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
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皦皦橫波，翻
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熟疑地上無華；乍出雙眉，漸覺
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燒粧；南國傷心，千
迴撲鏡。洛川迴雪，只堪使疊衣裳；巫峽仙雲，未敢
爲擊鞞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；枉費黃金；念交甫之心

狂：虛當白玉。下官寓遊勝境，旅泊閑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，木栖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，不憶吞刀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，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愁人對此，將何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；無事相逢，卻交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！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

一！』

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：「向來劇戲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」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

「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慙懣着心口；令人頻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疎，誰肯交遊密！夜夜空知心失眼，朝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裏華開不避人，閨中面子翻羞出；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處留情更覓新。莫

言長有千金面，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爲樂，死後無春更著人。祇可倡佯一生意，何須負持百年身？」

少時，坐睡，則夢見十娘；驚覺，攬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悵快，復何可論！余因詠曰：

「夢中疑是實，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」

十娘見詩，並不肯讀，卽欲燒却。僕卽詠曰：「未必

由詩得，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，定是欲相燃。」

十娘讀詩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，箱裏拈衣。袿服盛粧，當階正履。僕又爲詩曰：

「薰香四面合，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劃然卷，羅帷垂半欹。紅顏雜綠黛，無處不相宜。艷色浮粧粉，含香亂口脂。鬢欺蟬鬢非成鬢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娉婷，何處不輕盈！可憐嬌裏面，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，賺話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鑄未得，畫匠迎生摸不成。相

著未相識，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帔子鬱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頰裏芙蓉堪摘得，聞名腹肚已猖狂，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踊躍不能裁。徐行步香風散，欲語時時媚子開。鬢疑織女留星去，眉似恆娥送月來。含嬌窈窕迎前出，忍笑嫵媚返卻迴。」

余遂止之曰：「既有好意，何須却入？」然後透迤迴面，姪姹向前。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

『向見稱揚，謂言虛假，誰知對面，却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！』

十娘曰：『向見詩篇，謂言凡俗，今逢玉貌，更勝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！』

僕因問曰：『主人姓望何處？夫主何在？』

十娘答曰：『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，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。既成大禮，隨父住於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屢侵邊境，兄及夫主，棄筆從戎，身死寇場，榮魂莫返。兒年十七，

死守一夫；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卽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卽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別宅於此，積有歲年。室宇荒涼，家途翦弊。不知上客從何而至？

僕斂容而答曰：「下官望屬南陽，住居西鄂。得黃石之靈術，控白水之餘波，在漢則七葉貂蟬，居韓則五重卿相。鳴鐘食鼎，積代衣纓。長戟高門，因脩禮樂。下官堂構不紹，家業淪湮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，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。不能免俗，沉跡下寮。非隱非遁，逍遙鵬鷲之

間，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暫因驅使，至於此間。卒爾乾煩，實爲傾仰。」

十娘問曰：「上客見任何官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幸屬太平，恥居貧賤。前被賓貢，已入甲科；後屬搜揚，又蒙高第。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，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。頻繁上命，徒想報恩。馳驟下寮，不遑寧處。」

十娘曰：「少府不因行使，豈肯相過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比不相知，闕爲參展，今日之後，不敢差違。」

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：「料理中堂，將少府安置。」

下官逡巡而謝曰：「遠客卑微，此間幸甚。才非賈誼，豈敢昇堂！」

十娘答曰：「向者承聞：謂言凡客；拙爲禮贖，深覺面慚。兒意相當，事須引接。此間疎陋，未免風塵。入室不合推辭，昇堂何須進退！」遂引入中堂。

于時金臺銀闕，蔽日干雲。或似銅雀之新開，乍如靈光之且斂。梅梁桂棟，疑飲澗之長虹，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矯鳳。水精浮柱，的礫含星；雲母飾窗，玲瓏映日。長廊四注，爭施玳瑁之椽；高閣三重，悉用瓊璃之瓦。白銀爲壁，照曜於魚鱗，碧玉緣階，參差於雁齒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驚；見儻闥之門庭，看看眼矜。——遂引少府昇階。下官答曰：

「客主之間，豈無先後？」

十娘曰：「男女之禮，自有尊卑。」

下官遷延而退曰：「向來有罪過，忘不通五嫂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亦應自來，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」

則遣桂心通，暫參屈五嫂。十娘共與少府語話片時，須臾之間，五嫂則至。羅綺繽紛，丹青曄曄。裙前麝散，髻後龍盤。珠繩絡彩衫，金薄塗丹履。余乃詠曰：

「奇異妍雅，貌特驚新。眉間月出疑爭夜，頰上華開似鬪春。細腰偏愛轉，笑臉特宜嚬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實

是人間斷絕人。自然能舉止，可念無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孫千遍死。黑雲裁兩鬢，白雪分雙齒。織成綿袖麒麟兒，刺繡裙腰鷓鴣子。觸處盡關懷，何曾有不佳！機關太雅妙，行步絕娃婢。傍人一一丹羅鞵，侍婢三三綠線鞋。黃龍透入黃金釧，白燕飛來白玉釵。」

相見既畢，五嫂曰：「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屆此，不及傷神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僮勉王事，豈敢辭勞！」

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：「朝聞烏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。」
下官曰：「昨夜眼皮瞶，今朝見好人。」卽相隨上堂。——珠玉驚心，金銀曜眼。五彩龍鬢席，銀繡緣邊氈；八尺象牙牀，緋綾帖薦褥。車渠等寶，俱映優曇之花；馬瑙真珠，並貫頗梨之線。文柏榻子，俱寫豹頭；蘭草燈心，並燒魚腦。管絃寥亮，分張北戶之間；杯蓋交橫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讓，俱不肯先坐。僕曰：

「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請主人先坐。」

五嫂爲人饒劇，掩口而笑曰：「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須作主人公。」

下官曰：「僕是何人，敢當此事！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向來戲語，少府何須漫怕！」

下官答曰：「必其不免，只可須身當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。」衆人皆大笑。

一時俱坐。卽喚香兒取酒。俄爾中間，擎一大鉢，可受三

升已來；金鈿銅鑲，金盞銀盃，江螺海蚌，竹根細眼，樹
瘻蝸唇，九曲酒池，十盛飲器；觴則兕觥犀角，炴炴然置
於座中，杓則鵝項鴨頭，汎汎焉浮於酒上。遣小婢細辛酌
酒，並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

「張郎門下賤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但須把取。」

十娘則斜眼佯瞋曰：「少府初到此間，五嫂會些頻頻
相弄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把酒莫瞋，新婦更亦不敢。」

酒巡到下官，飲乃不盡。

五嫂曰：「何爲不盡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性飲不多，恐爲顛沛。」

五嫂罵曰：「何由叵耐！女壻是婦家狗，打殺無文；但終須傾使盡，莫漫造衆諸！」

十娘謂五嫂曰：「向來正首病發耶？」

五嫂起謝曰：「新婦錯大罪過。」因迴頭熟視下官曰：「新婦細見人多矣，無如少府公者；少府公乃是仙

才，本非凡俗。」

下官起謝曰：「昔卓王之女，聞琴識相如之器量。山濤之妻，鑿壁知阮藉之賢人。誠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」

十娘曰：「遣綠竹取琵琶彈，兒與少府公送酒。」琵琶入手，未彈中間，僕乃詠曰：

「心虛不可測，眼細強關情；迴身已入抱，不見有嬌聲。」

十娘應聲卽詠曰：「憐腸忽欲斷，憶眼已先開；渠未

相撩撥，嬌從何處來？」

下官當見此詩，心膽俱碎。下床起謝曰：「向來唯覩十娘面，如今始見十娘心，足使班婕妤扶輪，曹大家閣筆，豈可同年而語，共代而論哉！」請索筆硯，抄寫置於懷袖。抄詩訖；十娘弄曰：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，亦自能書；筆似青鸞，人同白鶴。」

下官曰：「十娘非直才情，實能吟詠；誰知玉貌，恰有金聲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近來患癩，聲音不徹。」下官答曰：「僕近來患手，筆墨未調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娘子不是故誇，張郎復能應答。」

十娘來語五嫂曰：「向來純當漫語，元來無次第，請五嫂爲作酒章。」

五嫂答曰：「奉命，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，斷章取意，唯須得情，若不愜當，罪有科罰。」

十娘卽遵命曰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

君子好仇。」

次，下官曰：「南有膠木，不可休息，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」

五嫂曰：「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」

又次，五嫂曰：「不見復關，涕泣漣漣，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」

次，十娘曰：「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，士也罔極，二

三其德。」

次，下官曰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；謂余不信，有如嗷日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張郎心專，賦詩大有道理。俗諺曰：『心欲專，鑿石穿。』誠能思之，何遠之有！」

其時，綠竹彈箏。五嫂詠箏曰：「天生素面能留客，發意關情併在渠，莫怪向者頻聲戰，良由得伴乍心虛。」

十娘曰：五嫂詠箏，兒詠尺八：「眼多本自令渠

愛，口少由來每被侵；無事風聲徹他耳，教人氣滿自填心。」

下官又謝曰：「盡善盡美，無處不佳；此是下愚，預聞高唱。」

少時，桂心將下酒物來：東海鯔條，西山鳳脯，鹿尾鹿舌，乾魚炙魚，雁醢荇菹，鶉臠桂糝，熊掌兔髀，雉膠豺唇，百味五辛，談之不能盡，說之不能窮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亦應太飢。」喚桂心盛飯。

下官曰：「向來眼飽，不覺身飢。」

十娘笑曰：「莫相弄！且取雙六局來，共少府公賭酒。」

僕答曰：「下官不能賭酒，共娘子賭宿。」

十娘問曰：「若爲賭宿？」余答曰：「十娘輸籌，則共下官臥一宿；下官輸籌，則共十娘臥一宿。」

十娘笑曰：「漢騎驢則胡步行，胡步行則漢騎驢；總悉輸他便點。兒遞換作，少府公太能生。」

五嫂曰：「新婦報娘子：亦不須賭來賭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時時漫語：浪與少府作消息。」

下官起謝曰：「元來知劇，未敢承望。」

局至；十娘引手向前，眼子盱眙，手子臙脂，一雙臂腕，切我肝腸，十箇指頭，刺人心髓。下官因詠局曰：

「眼似星初轉，眉如月欲消，先須捺後脚，然使勒前腰。」

十娘則詠曰：「勒腰須巧快，捺脚更風流，但令細眼合，人自分輸籌。」

須臾之間，有一婢名琴心——亦有姿首——到下官處；時復偷眼看，十娘欲似不快。五嫂大語曠曰：「知足不辱，人生有限。娘子欲似皺眉，張郎不須斜眼。」

十娘佯收色曠曰：「少府關兒何事，五嫂頻頻相惱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向來頻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

何因眼脉朝來頓引？』

十娘曰：『五嫂自隱心偏，兒復何曾眼引！』

五嫂曰：『娘子不能，新婦自取。』

十娘答曰：『自問少府，兒亦不知。』

五嫂遂詠曰：『新華發兩樹，分香遍一林；迎風轉細影，向日動輕陰。戲蜂時隱見，飛蝶遠追尋；承聞欲採摘，若箇動君心？』

『下官爲性貪多，欲兩華俱採。』

五嫂答曰：「暫遊雙樹下，遙見兩枝芳；向日俱翻影，迎風並散香。戲蝶扶丹萼，遊蜂入紫房；人今總摘取，各著一邊箱。」

五嫂曰：「張郎太貪生，一箭射兩垛。」

十娘則謂曰：「遮三不得一，覓兩都盧失。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莫分疎；兔入狗突裏，自來飲食，知復欲何如！」

下官即起謝曰：「乞漿得酒，舊來神口，打兔得聲，

非意所望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如許大人，專擬調合此事。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談道兒一錢不直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向來承顏色，神氣頓盡；又見清談，心膽俱碎。豈敢在外談說，妄事加諸，忝預人流，寧容如此！伏願歡樂盡情，死無所恨。」

少時，飲食俱到。薰香滿室，赤白兼前，窮海陸之珍羞，備川原之菓菜，肉則龍肝鳳臄，酒則玉醴瓊漿，城南

雀噪之禾，江上蟬鳴之稻，鷄臙雉臙，鷺醢鶉羹，椹下肥脆，荷間細鯉，鵝子鴨卵，照曜於銀盤，麟脯豹胎，紛綸於玉疊，熊腥純白，蟹醬純黃，鮮鱠共紅縷爭輝，冷肝與青絲亂色，蒲桃甘蔗，柿棗石榴，河東紫鹽，嶺南丹橘，燉煌八子柰，青門五色瓜，太谷張公之梨，房陵朱仲之李，東王公之仙桂，西王母之神桃，南燕牛乳之椒，北趙鷄心之棗；千名萬種，不可具論。

下官起謝曰：「予與夫人娘子，本不相識，暫緣公

使，邂逅相遇，玉饌珍奇，非常厚重，粉身灰骨，不能酬謝。」

五嫂曰：「親則不謝，謝則不親。幸願張郎莫爲形跡。」

下官曰：「旣奉恩命，不敢辭遜。」當此之時，氣便欲絕，不覺轉眼，偷看十娘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莫看兒！」

五嫂曰：「還相弄！」

下官詠曰：「忽然心裏愛，不覺眼中憐，未關雙眼曲，直是寸心偏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眼心非一處，心眼舊分離，直令渠眼見，誰遣報心知！」

下官詠曰：「舊來心使眼，心思眼卽傳，由心使眼見，眼亦共心憐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眼心俱憶念，心眼共追尋；誰家解事眼，副著可憐心？」

於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機警曰：「但問意如何，相知不在棗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今正意密，不忍卽分梨。」

下官曰：「忽遇深恩，一生有杏。」

五嫂曰：「當此之時，誰能忍捺！」

十娘曰：「暫借少府刀子割梨。」

下官詠刀子曰：「自憐膠漆重，相思意不窮；可惜尖頭物，終日在皮中。」

十娘詠鞞曰：「數捺皮應緩，頻磨快轉多；渠今拔出後，空鞞欲如何！」

五嫂曰：「向來漸漸入深也。」卽索碁局，共少府賭酒。下官得勝。

五嫂曰：「圍碁出於智慧，張郎亦復太能。」

下官曰：「知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亦有一得。且休却。」五嫂曰：「何爲卽休？」僕詠曰：

「向來知道徑，生平不忍欺，但令守行跡，何用數圍

碁！」

五嫂詠曰：「娘子爲性好圍碁，逢人剩戲不尋思；氣欲斷絕先挑眼，旣得連罷卽須遲。」

十娘見五嫂頻弄，佯瞋不笑。余詠曰：

「千金此處有，一笑待渠爲；不望全露齒，請爲暫嘖眉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雙眉碎客膽，兩眼判君心，誰能用一笑，賤價買千金。」

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，十娘忽詠曰：『舊來心肚熱，無端強熨他，卽今形勢冷，誰肯重相磨！』

僕詠曰：『若冷頭面在，生平不熨空，卽今雖冷惡，人自覓殘銅。』衆人皆笑。

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，金石並奏，簫管間響：蘇合彈琵琶，綠竹吹箏篋，仙人鼓瑟，玉女吹笙。玄鶴俯而聽琴，白魚躍而應節。清音叨咷，片時則梁上塵飛，雅韻鏗鏘，卒爾則天邊雪落；一時忘味，孔丘留滯不虛，三日繞

梁，韓娥餘音是實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稀來，豈不盡樂！五嫂大能作舞，且勸作一曲。」亦不辭憚。遂卽逶迤而起，婀娜徐行。蟲蛆面子，妬殺陽城，蠶賊容儀，迷傷下蔡。舉手頓足，雅合宮商，顧後窺前，深知曲節。欲似蟠龍婉轉，野鶴低昂。迴面則日照蓮花，翻身則風吹弱柳。斜眉盜盼，異種嬉姑，緩步急行，窮奇造鑿。羅衣熠燿，似彩鳳之翔雲，錦袖紛披，若青鸞之映水。千嬌眼子，天上失其流星，一擲

腰支，洛浦愧其迴雪。光前艷後，難遇難逢，進退去來，希聞希見。兩人俱起舞，共勸下官。

下官遂作而謝曰：「滄海之中難爲水，霹靂之後難爲雷；不敢推辭，定爲醜拙。」遂起作舞。桂心啞啞然低頭而笑。

十娘問曰：「笑何事？」

桂心曰：「笑兒等能作音聲。」

十娘曰：「何處有能？」

答曰：「若其不能，何因百獸率舞？」

下官笑曰：「不是百獸率舞，乃是鳳凰來儀。」一時大笑。

五嫂謂桂心曰：「莫令曲誤！張郎頻顧。」

桂心曰：「不辭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」

下官曰：「路逢西施，何必須識！」遂舞，著詞曰：

「從來巡遶四邊，忽逢兩箇神仙，眉上冬天出柳，頰中旱地生蓮，千看千處嫵媚，萬看萬種嬾妍，今宵若其不

得，剋命過與黃泉。」又一時大笑。

舞畢；因謝曰：「僕實庸才，得陪清賞，賜垂音樂，慚荷不勝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得意似鴛鴦，乖情若胡越，不向君邊盡，更知何處歇！」

十娘曰：「兒等並無可收採，少府公云「冬天出柳，早地生蓮一，總是相弄也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十娘面上非春，翻生柳葉。」

十娘應聲答曰：「少府頭中有水，那不生蓮華？」

下官笑曰：「十娘機警，異同著便。」

十娘答曰：「得便不能與，明年知有何處？」

于時硯在床頭，下官詠筆硯曰：「搯毛任便點，愛色轉須磨，所以研難竟，良由水太多。」

十娘忽見鴨頭鑰子，因詠曰：「觜長非爲嘲，項曲不由攀，但令脚直上，他自眼雙翻。」

五嫂曰：「向來大大不遜，漸漸深入也。」

于時乃有雙燕子，梁間相逐飛。僕因詠曰：『雙燕子，聯翩幾萬迴，強知人是客，方便惱他來。』

十娘詠曰：『雙燕子，可可事風流，即令人得伴，更亦不相求。』

酒巡到十娘，僕詠酒杓子曰：『尾動惟須急，頭低則不平，渠今合把爵，深淺任君情。』

十娘即詠盞曰：『發初先向口，欲竟漸昇頭，從君中道歇，到底即須休。』

下官翕然起謝曰：「十娘詞句，事盡入神；乃是天生，不關人學。」

五嫂曰：「張郎新到，無可散情，且遊後園，暫釋懷抱。」

其時園內：新菓萬株，含春吐綠，叢花四照，散蘂翻紅，激石鳴泉，流巖鑿磴；無冬無夏，嬌鶯亂於錦枝，非古非今，花魴躍於銀池；婀娜蓊茸，清冷颼颼；鵝鴨分飛，芙蓉間出；大竹小竹，誇渭南之千畝，花含花開，笑

河陽之一縣；青青岸柳，絲條拂於武昌，赫赫山楊，箭幹稠於董澤。僕乃詠花曰：

「風吹遍樹紫，日照滿池丹，若爲交暫折，擊就掌中看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映水俱知笑，成蹊竟不言，卽今無自在，高下任渠攀。」

下官卽起謝曰：「君子不出遊言，不勝娘子恩深。請五嫂等各製一篇。」下官詠曰：「昔時過小苑，今朝戲後

園，兩歲梅花匝，三春柳色繁；水明魚影靜，林翠鳥歌喧，何須杏樹嶺，卽是桃花源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梅蹊命道士，桃澗佇神仙，舊魚成大斂，新龜類小錢；水湄唯見柳，池曲且生蓮，欲知賞心處，桃花落眼前。」

五嫂詠曰：「極目遊芳苑，相將對花林，露淨山光出，池鮮樹影沉；落花時泛酒，歌鳥惑鳴琴，是時日將夕，攜樽就樹陰。」

當時，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。下官詠曰：『問李樹：如何意不同，應來主手裏，翻入客懷中？』五嫂卽報詩曰：『李樹子，元來不是偏，巧知娘子意，擲菓到渠邊。』

于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。十娘詠曰：『問蜂子：蜂子太無情，飛來蹈人面，欲似意相輕？』下官代蜂子答曰：『觸處尋芳樹，都盧少物花，試從香處覓，正值可憐花。』衆人皆拊掌而笑。

其時，園中忽有一雉，下官命弓箭射之：應弦而倒。

五嫂笑曰：『張郎才器，乃是曹植天然，今見武功，又復子南夫也。今共娘子相配，天下惟有兩人耳。』

十娘因見射雉，詠曰：『大夫巡麥隴，處子習桑間，若非由一箭，誰能爲解顏：』

僕答曰：『心緒恰相當，誰能護短長，一床無兩好，半醜亦何妨。』

五嫂曰：『張郎射長垛如何？』

僕答曰：「且得不闕事而已。」遂射之；三發皆遠遮齊，衆人稱好。

十娘詠弓曰：「平生好須弩，得挽卽低頭，聞君把提快，更乞五三籌。」下官答曰：「縮榦全不到，擡頭則大過，若令臍下入，百放故籌多。」

于時：日落西淵，月臨東渚。五嫂曰：「向來調謔，無處不佳，時旣曠黃，且還房室，庶張郎共娘子安置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人生相見，且論杯酒，房中小小，何暇忽

忽！一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：屏風十二扇，畫障五三張，兩頭安綵幔，四角垂香囊；檳榔荳蔻子，蘇合綠沉香，織文安枕席，亂彩疊衣箱；相隨入房裏，縱橫照羅綺；蓮花起鏡臺，翡翠生金履；帳口銀虺裝，牀頭玉師子，十重蛩駞氈，八疊鴛鴦被；數箇袍袴，異種妖嬈；姿質天生有，風流本性饒；紅衫窄裏小擷臂，綠袂帖亂細纏腰；時將帛子拂，還捉和香燒；妍華天性足，由來能裝束；斂笑正金釵，含嬌累繡褥；梁家妄稱梳髮緩，京兆何曾畫眉曲。

十娘因在後，沉吟久不來。余問五嫂曰：「十娘何處去，應有別人邀？」

五嫂曰：「女人羞自嫁，方便待渠招。」言語未畢，十娘則到。

僕問曰：「旦來披霧，香處尋花，忽遇狂風，蓮中失藕；十娘何處漫行來？」

十娘迴頭笑曰：「星留織女，遂處人間；月待姮娥，暫歸天上。少府何須苦相怪！」

於時兩人對坐，未敢相觸，夜深情急透死忘生。僕乃詠曰：『千看千意密，一見一憐深，但當把手子，寸斬亦甘心。』

十娘斂色却行。五嫂詠曰：『他家解事在，未肯輒相瞋，徑須剛捉著，遮莫造精神。』

余時把著手子，忍心不得。又詠曰：『千思千腸熱，一念一心焦，若爲求守得，暫借可憐腰。』

十娘又不肯，余捉手挽，兩人爭力。五嫂詠曰：『巧

將衣障口，能用被遮身，定知心肯在，方便強邀人。」

十娘失聲成笑，婉轉入懷中。當時腹裏癡狂，心中沸亂。又詠曰：「腰支一遇勒，心中百處傷，若爲得口子，餘事不承望。」

十娘嗔詠曰：「手子從君把，腰支亦任迴，人家不中物，漸漸逼他來。」

十娘曰：「雖作拒張，又不免輸他口子。」

口子鬱郁，鼻似薰穿，舌子芬芳，頰疑鑽破。

五嫂詠曰：「自隱風流到，人前法用多，計時應拒得，佯作不禁他。」

十娘曰：「昔日亦曾經弄他，今朝并復隨他弄。」

下官起，諮請曰：「十娘有一思事，亦擬申論，猶自不敢卽道，請五嫂處分。」

五嫂曰：「但道！不須避諱。」

余因詠曰：「藥草俱嘗遍，並悉不相宜，惟須一箇物，不道亦應知。」

十娘答詠曰：「素手曾經捉，纖腰又被將，卽今輸口
子，餘事可平章。」

下官頓首而答曰：「向來惶惑，實畏參差；十娘憐愍
客人，存其死命，可謂白骨再肉，枯樹重花。伏地叩頭，
懇勸死罪。」

五嫂因起謝曰：「新婦曾聞：線因針而達，不因針而
繹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，已
後之事不敢預知；娘子安穩，新婦向房臥去也。」

於時夜久更深，情急急密。魚燈四面照，蠟燭兩邊明。十娘卽喚桂心，并呼芍藥，與少府脫鞦韆，疊袍衣，閣幙頭，掛腰帶。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，解羅裙，脫紅衫，去綠抹。花容滿面，香風裂鼻。心去無人制，情來不自禁。插手紅禪，交脚翠被。兩唇對口，一臂支頭，拍搦奶房間，摩挲髀子上，一嚙一快意，一勒一傷心，鼻裏痠癢，心中結繚；少時眼華耳熱，脈脹筋舒，始知難逢難見，可貴可重。俄頃中間，數迴相接。誰知可憎病鵠，夜

半驚人，薄媚狂鷄，三更唱曉，遂則被衣對坐，泣淚相看。下官拭淚而言曰：

「所恨別易會難，去留乖隔，王事有限，不敢稽停；每一尋思，痛深骨髓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與少府，平生未展，邂逅新交，未盡歡娛，忽嗟別離，人生聚散，知復如何！」因詠曰：

「元來不相識，判自斷知聞，天公強多事，今遣若爲分！」

僕乃詠曰：『積愁腸已斷，懸望眼應穿，今宵莫閉戶，夢裏向渠邊。』

少時，天曉已後，兩人俱泣，心中哽咽，不能自勝。侍婢數人，並皆歔歔，不能仰視。五嫂曰：

『有同必異，自昔攸然；樂盡哀生，古來常事。願娘子稍自割捨。』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。十娘乃作別詩曰：『別時終是別，春心不值春，羞見孤鸞影，悲看一騎塵；翠柳開眉色，紅桃亂臉新，此時君不在，嬌鶯弄殺』

人。」

五嫂詠曰：「此時經一去，誰知隔幾年！雙鳧傷別緒，獨鶴慘離絃；怨起移醒後，愁生落醉前；若使人心密，莫惜馬蹄穿。」

下官詠曰：「忽然聞道別，愁來不自禁，眼下千行淚，腸懸一寸心；兩劍俄分匣，雙鳧忽異林，慙慙惜玉體，勿使外人侵。」

十娘小名「瓊英」，下官因詠曰：「卞和山未斲，羊

雍地不耕，自憐無玉子，何日見瓊英？」

十娘應聲詠曰：「鳳錦行須贈，龍梭久絕聲，自恨無機杼，何日見文成？」

下官瞿然，破愁成笑。遂喚奴曲琴，取「相思枕」，留與十娘以爲記念。因詠曰：「南國傳椰子，東家賦石榴；聊將代左腕，長夜枕渠頭。」

十娘報以雙履，報詩曰：「雙鳧乍失伴，兩燕還相屬，聊以當兒心，竟日承君足。」

下官又遣曲琴取「揚州青銅鏡」，留與十娘。并贈詩曰：「仙人好負局，隱士屢潛觀，映水菱光散，臨風竹影寒；月下時驚鵲，池邊獨舞鸞，若道人心變，從渠照膽看。」

十娘又贈手中扇，詠曰：「合歡遊壁水，同心侍華闕，颯颯似朝風，團團如夜月，鸞姿侵霧起，鶴影排空發，希君掌中握，勿使恩情歇！」

下官辭謝訖，因遣左右取「益州新樣錦」一疋，直奉

五嫂；因贈詩曰：「今留片子信，可以贈佳期，裁爲八幅被，時復一相思。」

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，卽報詠曰：「兒今贈君別，情知後會難，莫言釵意小，可以掛渠冠。」

更取「滑州小綾子」一疋，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。桂心已下，或脫銀釵，落金釧，解帛子，施羅巾，皆白送張郎曰：「好去。若因行李，時復相過。」香兒因詠曰：「大夫存行跡，慇懃爲數來，莫作浮萍草，逐浪不知

迴！」

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「犬馬何識，尙解傷離，鳥獸無情，由知怨別；心非木石，豈忘深恩！」

十娘報詠曰：「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，愁來百處痛，死去一時休。」

又詠曰：「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，日夜懸心憶，知隔幾年秋！」

下官詠曰：「人去悠悠隔兩天，未審迢迢度幾年？縱

使身遊萬里外，終歸意在十娘邊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『天崖地角知何處，玉體紅顏難再遇！但令翅羽爲人生，會些高飛共君去。』

下官不忍相看，忽把十娘手子而別。可行至二三里，迴頭看數人，猶在舊處立。余時漸漸去遠，聲沉影滅，顧瞻不見，惻愴而去。

行至山口，浮舟而過，夜耿耿而不寐，心熒熒而靡託，旣悵恨於啼援，又悽傷於別鵠。飲氣吞聲，天道人

情，有別必怨，有怨必盈。去日一何短，來宵一何長！比目絕對，雙鳧失伴，日日衣寬，朝朝帶緩，口上唇裂，胸間氣滿，淚臉千行，愁腸寸斷。端坐橫琴，涕血流襟，千思競起，百慮交侵，獨嘖眉而永結，空抱膝而長吟，望神仙兮不可見，普天地兮知余心，思神仙兮不可得，覓十娘兮斷知聞，欲聞此兮腸亦亂，更見此兮惱余心。

夜讀抄

豈明

閱日本幸田露伴著蝸牛庵夜譚，第一篇是講中國小說游仙窟的，這是唐朝張文成所作，在中國久已亡失，但在日本尚有傳本，也是小說史上一種重要的材料，古小說中一種有趣的作品。川島君把牠整理標點，不久就將出版，這點研究資料他或者也是要的，所以便將幸田的文章鈔譯如下：——這大抵是說游仙窟與日本文學的關係的，至於

考訂作者生活的一部分，因為不過是普通的話，所以不再抄錄了。

日本最古的小說是竹取物語（砍竹老人的故事），傳入日本最古的小說是游仙窟了。竹取物語的時代未能確定，大抵是在醍醐天皇延喜年間（901—922）罷，有人說這是和名類聚抄的作者源順（*Minamoto no Shitagau* 912—983）所寫，這種傳說雖然為後人所駁正，但是他與遊仙窟的關係却很是確而且密切。游仙窟傳入日本或者就在張

〔文成〕生存的時候，現在只據可考的年月來說，通行本上文章生英房序內有一句曰，

「嵯峨天皇書卷之中，撰得游仙窟。」可見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間（810—823）即唐憲宗元和時早已流入日本了。

源順承醍醐天皇第四公主勤子內親王之命，編纂和名類聚抄二十卷，成書時代大約當在朱雀天皇承平年間（931—933），係一種分類字典，全用漢字所書，所引書有爾雅，說文，唐韻，兼名苑，辨色立成，楊氏漢語鈔，四聲字苑，

玉篇，本草等，又有詩，禮，史，漢，以及白虎通，山海經之類，而游仙窟亦引用在內。可見游仙窟對於當時社會與源順個人的影響之大了。今列舉所引之文如下：

(1) 鬼魅類第十七 窮鬼 游仙窟云窮鬼 師說伊岐須太萬 (游仙窟第十三葉，「夢中疑是實：覺後忽非真，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」)

(2) 老幼類第十九 古老 游仙窟云古老 和名於岐那比止 (游仙窟第二葉，「古老相傳云。」)

(3) 頭面類第三十 顏面 游仙窟云面子 師說加保
波世一云加保豆岐 (游仙窟第四葉，「輝輝面子，荏苒
畏彈穿。」)

(4) 耳目類第三十一 眼皮 游仙窟云眼皮 師說萬
比岐一說萬奈古井 (游仙窟第二十四葉，「下官，昨
夜眼皮瞶，今朝見好人。」)

(5) 同 眦 游仙窟云眼尾 師說萬奈之利 (游仙
窟第九葉，「燄燄橫波，翻成眼尾。」)

(6) 身體類第三十四 腰 遊仙窟云細細腰支 師說古之波勢 (遊仙窟第五十葉，「細細腰支，差疑勒斷。」)

(7) 手足類第三十八 手子 遊仙窟云手子 師說太奈須惠 (遊仙窟第三十二葉，「手子膸脂。」)

(8) 坐臥具第百八十八 牙牀 遊仙窟云六尺象牙牀 楊氏漢語抄云牙牀久禮度古 (遊仙窟第二十四葉，八尺象牙牀，緋綾帖薦褥。)

(9) 同 筵 遊仙窟云五綵龍鬚筵 (遊仙窟第二十

四葉，「五彩龍鬚席。」

(10) 魚鳥類第二百十二 魚條 遊仙窟云東海鯨條

(遊仙窟第三十葉)

(11) 同 雉脯 遊仙窟云西山鳳脯 (遊仙窟第三十

葉，「西山鳳脯。」)

(12) 羽族類第二百三十二 驪 遊仙窟云雉驪 (遊

仙窟第三十一葉，「雉驪豺唇。」)

(13) 龍魚類第二百二十六 鯔 遊仙窟云東海鯨條

(見前)

(14) 漆器類第二百一 疊子 遊仙窟云麟脯豹胎紛綸

於玉疊 (遊仙窟第三十五葉)

藤原公任 (965—1041) 編和漢朗詠集贈其女壻，下卷

第三十八葉妓女部中選錄一聯云：

「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

妹。」這實係遊仙窟第四葉女子所說的話，其後藤原基俊

(1055—?) 編新撰朗詠集，下卷第四十二葉戀之部中也有

一聯云：

「可憎病鶻，夜半驚人；薄媚狂鷄，三更唱曉。」案此係遊仙窟第五十四葉之文。

萬葉集成於八世紀中，爲日本最古之歌集，其中有許多篇，文情與遊仙窟極相似。如大伴家持（Ōtomo）贈坂上大嬢歌十五首（萬葉集卷四），第一首云，

「夢之相者苦有家里覺而搔探友手一毛不所觸者」

（大意云，夢中相見，至爲苦惱，驚醒摸索，手無所觸。）

這與遊仙窟第十三葉所云，「少時坐睡，則夢見十

娘，驚覺攬之，忽然空手，心中悵快，復何可論，「不但用意相同，即用語亦復相似。又第二首云，

「一重耳妹之將結帶乎尙三重可結吾身者成」（大意云，阿妹繫帶，才及一圍，今在吾身，已可三匝。）此與遊仙窟第六十三葉所云，「比目絕對，雙鳧失伴，日日衣寬，朝朝帶緩，」亦相近似。第四首云，

「暮去者屋開設而吾將待夢爾相見一將來云比登乎」（大意云，薄暮我將開門相待，待來夢中相見的人。——

或應譯爲「待那個說來夢中相見的人」。遊仙窟第五十五葉亦云，「積愁腸已斷，懸望眼應穿，今宵莫閉戶，夢裏向渠邊。」又第五十首云，

「夜之穗杼呂出都追來良久遍多數者吾胸截燒如」（大意云，黎明握別，比益難堪，痛切胸懷，如燒似割。）遊仙窟第十一葉云，「未曾飲炭，腹熱如燒，不憶吞刀，腸穿似割。」兩相比較，不能說全是暗合，故謹厚的批評家如契沖阿闍梨，也說此數章歌詞蓋本於遊仙窟云。家持之

前更有詩人山上憶良（660—733），著有沈疴自哀文一篇，收在萬葉集中，文係憶良末年所作，正當唐開元二十一年，其中有云：

「遊仙窟云，九泉下人，一錢不值，」與任徵君（昉），抱朴子，孔子的話雜引在一起。遊仙窟第三十四葉云，「十娘曰，五嫂如許大人，專擬和合此事，少府謂言，兒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談道兒，一錢不值，」即爲上文出處。據山上所引看來，遊仙窟對於日本古代文人的

影響之大，更是明白，而傳入日本的時代也要比延喜更提一百年了。

自山上憶良至藤原基俊，這其間約四百多年，遊仙窟爲文人社會所愛誦，至十二世紀中有唐物語出現，又講起遊仙窟的本事，但是說得似乎實在而又無稽，因爲牠說是張文成思慕武則天而作的。唐物語不知是誰的著作，相傳有西行法師（1125—1190）手抄本，大約成書在中國北宋之交罷？其第九章記張文成的事，大意如下：（用文言譯

述，略保存原書的風味。）

「昔有張文成者，姿容清媚，好色多情，視舉世女子，無當其意者。時適有皇后，儀態萬方，華貴無匹，生見之恨無由通，憂鬱沈思，不復有生人之趣。……流淚成血，無袂可掩，而唐國舊習，事如外泄，雖大臣公卿立喪性命，以此不復再見，后縱亦有情，唯雲梯常斷，問訊無由，生見織女一年一度之會，且不勝其歎羨，背人掩泣，無有已時。顧平時不現於詞色，人亦無存問者，唯惆悵度

歲月，終乃爲文以進於后。詩曰：（案，本係和歌，今譯爲絕句。）

年年空悵望，

此恨少人知。

化作泥中絮，

相逢詎有期。

其文名曰遊仙窟，流傳我國。后每讀此文，輒不勝悵惘。此后卽唐高宗之后，則天皇后是也。」

唐物語雖係小說，但並非全是捏空搗鬼之談，所記大抵皆有所本，全書凡二十七章，第一章係根據晉書王子猷傳，第二章出於白氏文集琵琶行，第三章則以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之文爲本，其出處不明者只有張文成這一篇與第二十七章雪雪的故事而已。因此頗令人猜想所記張武之事未必出於捏造，大約也有所根據，雖然在記載上別無可攷，或者當時有此傳說，所以有人記下來的罷？但此外也還有書，記錄着同樣的傳聞，如平康賴所著的寶物集是。康賴

於治承元年（1177）因討平清盛失敗，流竄鬼界島，三年後攻還，出家改名性照，著寶物集，以顯揚佛教，成書當在治承年間（1177—1188），書共七卷。其卷四中有云，

「則天皇后者，高宗之后也，遇好色者張文成，得遊仙窟之文。所謂可憎病鵠，夜半驚人，卽指當時之事也。」

唐物語說張文成只是戀慕武后，寶物集則說是已經成就，而遊仙窟一書也由空發牢騷而變爲實錄回憶了。但是

在事實上這件張武的戀愛公案似乎是沒有的，或者當時（只在日本？）有這種傳說，那也似是事實。至於傳說的來源，幸田推想以爲或由於蓮花六郎兄弟事迹之傳訛，蓋因易之昌宗也是姓張，又二人的父親名叫張行成，與張文成相近，而文成適有遊仙窟一書，講仙窟歡會的故事，後人便牽在一起，硬說張文成是武后的情人了。

遊仙窟有註一卷，無撰人名字，幸田以爲是唐時中國人所註，雖然註中有引埤雅語，疑係後人竄入。這或者也

有道理，唯中國向來這類書是沒有人做註的，而且遊仙窟上文章生英房序內說，從嵯峨天皇遺物中找出遊仙窟來，無人能解云云，可見原來未必有註。英房的序中所說，有些也是誑話，如訪人傳授讀法之類，但原本無註恐怕是不錯的，那個註本我想是那時日本人所做，只是我手邊沒有這書，所以現在也只空說罷了。